松鶴山房文集

松鶴山房文集卷之一目錄

擬詔

頌

恭讀

御製詩集頌有序

箴

敬天勤民箴有序癸丑年恭進

表

擬

上以漠北蕩平

允廷臣請勒石紀功廷臣

賀表

擬

上命纂修明史告成廷臣

進表

擬

上預蠲湖南三十九年地丁錢糧欲使民、　　羣臣

謝表

擬

上念昇平五十載文教日盛

特旨蠲免各直省地方錢糧又

特旨各直省鄉試廣額羣臣

御試

擬詔

擬督撫薦舉廉能以興吏治詔 庚戌季春

朕惟安民必先察吏周官六計以廉爲先子輿論治惟能是使由來尚矣朕夙夜孜孜勤求治理而閭閻未盡皐康風俗未盡丕變獄訟未盡衰息得無親民長吏漠不加之意而澤不下究歟抑鼓勵或闕廉能之君子多壅於上聞耶何吏治之不古若也夫三年計典加以舉劾豈乏激揚而吏不加勸意者舉錯失實所謂廉者未必廉能者未必能也督撫封疆表帥

尚其正己率屬虛公採訪毋務苞苴毋徇情面毋任胥吏果其清望允孚吏績懋著即特疏奏聞從優遷擢以弘奬厲庶民生有賴無負朕嘉惠元元至意其有知而不舉舉而多乖坐以欺蔽之罪爾其勗哉

得一道人曰委折深厚得漢人之意而澤以近今之筆宜其雅俗共賞

頌

擬

駕幸闕里釋奠頌

臣聞圖書權輿羲昊精一授受唐虞肖是三代哲王皆睿聖繼天懋建皇極治統既崇道統聿煥東周孔子秉鐸洙泗贊修删定羣聖集成子輿傳心有宋諸賢遠紹丕緒三代以降道在師儒漢高太牢崇祀明章拜老臨雍唐宗講藝投戈宋祖修文偃武雖崇儒有典而大道未弘然則師承尼父齊軌勳華使二儀

運昌七曜增炳首出
聖神端在今日伏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創丕基
太宗文皇帝恢弘大業
盛京締建首崇
文廟萬年文治實始基焉
世祖章皇帝一統區夏重道崇儒我
皇上臨御以來孝養
兩宮歡同萬國誠禋

九廟貺協三靈羲文奥旨典誥鉅經抉蘊洞微精粗一貫猶
復明揚巖岫咨訪臣工師濟盈廷鳳麟在藪固已梯
航八荒共球六合矣扈頑梗夏苗蠢干虞井底稱雄
夜郎自大
天威有赫
廟算神運命將授鉞妖氛澄廓寰海內外悉主悉臣日南
奉琛月支款轂不難泥金檢玉鋪揚鴻鉅乃陋秦漢
之封禪修虞周之時邁痌瘝民瘼詢俗觀風屯七萃
駕六飛陟岱宗瞻闕里篤高山景行之慕遡祖述憲

章之隆

勅諭嘉辰虔共鬱鬯燎火初升靈爽斯格

皇情肅穆

宸翰輝煌俎豆光騰宮牆瑞靄復進聖裔講席榮開說禮陳詩簡英擢俊覩漢元褒成之錫晉武奉聖之封

龍命溥加禮秩異數蓋自書契以來尊聖宗儒無逾此日扈從臣工集覲岳牧鱗聚駢瞻莫不忭躍咨嗟同聲咏嘆曰尼山集成羣聖作師于昔我

皇上統貫百王作君于今治統道統分而復合皇哉唐哉

萬世一時也頌聲之作烏可以已乎昔奚斯閟宮蘭臺典引皆修陳鉅麗蔚爲國華矧大道宏昭率土共慶有生何幸實際昌時賤臣以葑非陋質早侍清華溝瀆餘生重霑

浩蕩。雖擬宅流之典幸居湯沐之邦未得隨瞻

雲就

日之侶共仰

天章猶幸從衢歌巷舞之倫與傳盛事拜颺無自何敢效卷阿之鳳鳴謳誦有懷庶幾同虞廷之獸舞已爾敬

作頌曰
鴻濛肇判圖書爰彰伊祁嬀汭執中並裳文武姬公
賀紹夏商鐸鳴洙泗道歸素王漢興馬上六籍粗濵
唐宋元明文治敷衍章縫輩起微言是闡匪亶
聖神大道孰顯
太祖締造焜燿武功
太宗嗣服宣聖是崇
世祖執極九有同風道曁我
皇旭曜昇東

兩宮懽洽九廟禋格神饗圜丘祗歆方澤聲律身度圓圭方璧質誕岐嶷功崇墳籍體元廣運行健自強朝乾夕惕日就月將拔茅顉俊采登良卑宮纘禹解網紹湯化溢漭沆澤湛汪濊蚑蝝煦春動植霑霈熾極而豐孽牙狡獪皇威有赫命鉞建旆龍韜天禀虎旅雷轟霜清鮫鱷電掃蹐鮭扶桑稽顙若木來庭

靈揚北漠浪宴南溟類

帝禋宗告成柴望痌瘝軫衷時巡豫暨甸師清野佽飛治報

宗伯展儀司農戹餉上元幹運律中黃鍾閣道直漢

天策耀蹤仗迎華蓋蹕殿豐隆珠旗爍日羽葆流虹

軼翼紫虬驂驤騄駬玉鸞和音金根就軌露浥龍旌

風承豹尾牆雲岱宗屯星闕里柔日諏吉肅穆几筵

牲牷告潔圭瓚修虔

天章揮灑江海淮川

宸翰炳烺日月麗天象句萬舞簫韶九奏千官駿奔百禮

詳究翠烟浮景緑字雲覆丹燎燭霄赤文綺繡逞情穆穆聖耽洋洋璧鏘金石地潤珪璋卿雲爛敷景星爚光騶麟翺衍鸞鳳下翔爰廣殊恩筩遴哲裔講幄弘開琅函演肆虎賁圜橋逼侯考藝藻騰貞檜輝映靈蓍彪彪炳炳赫赫明明百王垂聖王振金聲太史占雲篚奏休徵奎章煥爛東壁晶瑩甘露天滋醴泉地湧琛羅玉瑨瑞呈銀甕士女謳吟臣鄰歌頌文配河龍響諧鳴鳳太常協律德盛聲宣鏗鏘律呂和邕管絃周洽九垓黼藻八埏

皇圖鞏固億萬斯年

得一道人曰命意必極高卓無一筆委靡措詞必極典雅無一字俗豔細心考究自見莫漫作館閣應制文字草草看去

朱起莘曰壯麗古健漢魏遺音

擬

皇太后萬壽頌 有引

維上章執徐之紀歲寔

皇太后化甲聿週之大年我

皇上乃合萬國之歡心隆

萬壽之慶典大禮爰行頌聲乃作敬作頌曰

粵稽前史載遡皇極天亶聖神祥鍾母德虹渚電樞

軒昊是則惟我

聖母母儀萬國

天眷我
清。受命自東。
太祖
太宗。功德崇隆。
世祖膺圖。六合攸同。俔天作配。化自
中宮。任姒嗣音。馬鄧紹武。惟我
聖母。徽光前矩。葛覃敎行。樛木恩溥。螽斯歌仁。麟趾錫祜。我
皇建極。
慈訓是經。澤洋膏渥。赫聲濯靈。扶桑稽顙。若木來庭。風清瀚

海浪偃南溟億兆心歡八荒入獻

聖人奉母萬邦爲憲治躋登三仁同育萬誰非子臣共俾

至願執徐紀歲律協應鍾花甲聿週昌期正逢醴泉

玉映甘露珠融雅賡天保嵩祝華封南極澄輝飛黃

遠貢苑集神烏庭儀威鳳慶溢蠉生喜偕蠕動

珊元求貞衢歌巷頌

三靈式貺萬彙呈祥河清海晏歲穰時康萬方仁壽千禩

明良用諧金石永播宮商

御製

恭讀

詩集頌有序

竊惟乾元丕冒炳儀象於日星坤德含弘表高深於河岳天地以大文陶鈞萬類帝王即以人文化成萬邦自圖啓龍師字垂鳥跡然書契雖興于太昊賡歌則盛于重華喜起旣陳外史猶稱復旦功叙有奏他編別紀薰風此外雖有傳心立政之文罕覯節性陶情之什漢高治紹三古僅聞風起雲飛孝武學表六經祇擅菊芳蘭秀齊梁藻思獨綺非復正始遺音唐

宋卷帙遂多未免騷人餘習若夫上追帝世並美虞
廷合兩大以導豫宣和統百王而金聲玉振必待
聖人作覩然後文治大光欽惟
皇帝陛下
聰明睿智
文武聖神
宵旰勵精每自強而不息
仁恩廣被太容保以無疆
文明同日月之麗天

睿思如江河之行地

垂箴著訓凡並二典三謨

寄興成章備該六義四始

泰壇肅祀凜奉若于鑒觀

陵闕告成遡恢弘之啓佑王業艱難有本訪濠塹之遺蹤土階儉樸堪師寫丹霄之舊構篤明禋于

九廟金鋪別苑猶興繼述之思敦孝養于

兩宮銀燭江干且動奏箋之感凡此敬

天法

祖之大

時或見于咏歌至于愛民勤政之誠每爹傳于篇什歲陰早雪喜慰三農朱夏驕陽興思六事步禱感四郊之霶霈繪圖悉萬井之辛勤憫傍水之田廬立授平成之績念洊飢之黔庶大開輪輓之施至若讀無逸而三復于田功覽貞觀而一斷于修德觀天詠器義勅時幾講易開筵旨探人極中書天下本昺讓始以圖終鎖鑰重臣膺戒崇廉于晚節此皆

聖學

之精縕偶從詞翰以宣揚若夫虎旅橫戈洱海依然橐甲

鸞旂出塞天山早已挂弓乃露布來自滇黔勉克綏于百職鐃歌歸從海嶠念久困于羣黎恩至朔漠之俘纍澤霈窮荒之屬國叮嚀至再肫肫普覆之仁咨儆頻申翼翼小心之旨此則參大造而無外寧誇月露風雲入聖域而獨優豈僅詞章字句難縷陳其備美姑約舉其宏綱大抵

旨一本於無邪

詞悉規乎大雅書之于史皆千萬世之師尊之爲經在三百篇之上臣奎蒙

再造得仰
行鑾復荷
殊恩許隨
藩邸入都七載未得一效涓埃護
蹕經旬何幸三承
龍賚
奎章乍捧榮光上燭星辰
寶帙初頒瑞彩騰輝日月譬觀海者望洋驚嘆思蠡測
以何從如聞雷者久蟄昭蘇亦蟲吟而欲奮敢謂拜

颺於
盛世。謬同擊壤於康衢。謹稽首頓首作頌以獻曰。

其一

一畫開天。鴻濛肇判。虞廷勅幾。篇章聿煥。宣聖刪定
三百爲斷。漢魏三唐。紛華爛熳。文明化成。功符參贊
嚋振元音。道藝一貫

其二

聖神天亶。萬國文同。道參太始。德並昊穹。學本六籍。心傳
一中。準經酌史。抗雅揚風。詞參文質。聲合徵宮。詩敎

昭明如日升東

其三

將享有歌生民有作姬公制禮天祖是恪我

皇昭事道符冥漠夙夜敬止鴻基式廓對越紹庭自傳心

學珥筆史臣難名欽若

其四

思齊下武定省未詳我

皇孺慕念念勿忘野禽遙獻珍實馳將承顏視膳無間巡

方誰非人子請誦

宸章惇俗移風孝治用光
得一道人自極莊重語却說得風流蘊藉

其五

國計民依農桑是主問夜聽雲桑田靈雨何似
深宮備詳疾苦圖繪其形詩悉其緒爲勸農經爲蠶女譜
爲萬民天爲萬國祜
得一道人日語不板腐綽有情趣

其六

授時齊政肇自唐虞理數失傳立法代殊裁成輔相

卓哉

聖謨六術九章抉奧持樞五緯順位四序無渝日旦勅幾

爲萬世模

其七

殷禱桑林周奠圭璧祈年上歲

聖心昭格驛使星馳先吝雨澤步禱精虔九逵甘液冬雪

慰懷春雲望迫參贊砥礪垂訓無斁

其八

一人有慶懋建

元良早弘諭敎無間就將
睿聖承歡燕翼道長分藩錫爵式迪義方四箴立體勤
儉守常修齊大訓平治大綱

其九

明良既歌栢梁繼起麗日和風昇平盛事綠野歸賢
鹽梅黃綺鐘鼎丹青酬勳世美一德保終恩同天地
率土勸忠徽曹青史

其十

隨刋既遠疇軫懷褱瓠子與歌三策孰長

帝心咨儆指授多方平成奏績允翕淮黃戒前善後
睿慮周詳萬年禹功謳誦未央

其十一

江漢六月陳詩紀績
皇仁神武兵皆耀德閩粵投戈滇黔偃革波晏南溟烽銷
塞北並生覆幬垂誠翼翼大哉
聖言奕世是式

其十二

易包象數書紀政程濂洛關閩析理斯精探原溯要

聖學大成敬爲心法健合天行政垂爲典言出爲經請播

天聲。

金石丕振

得一道人曰應制之文不難鋪揚鴻鉅難于立言扼要況此等題可鋪揚者多若煩雜失倫一味獻諛便心目俱厭矣事舉其綱且據其實有質有文不傷浮艷有情有致不入板俗雲霞之章金石之響未許粗心人草草讀去

敬天勤民箴 有序 癸丑年恭進

皇上御極十有二載澤周中外化被寰區乃以萬幾之暇進詞臣而試之蓋匪徒游心文藝而已固將謂芻蕘一得之陳或有當於高深之萬一也臣雖愚陋敢竭鄙衷臣惟自古帝王膺圖御籙固將上凝天休下鬯人和衍億萬年無疆之慶也我皇上昧爽視朝宵衣待旦勤民可謂至矣祀事祗虔明禋肅穆敬天可謂至矣臣竊謂君之于天不啻子之于

親君之于民不啻親之于子子之于親也承歡養志有一之未周焉孝子之心未敢慰也親之于子也撫循噢咻有一之未至焉慈父之心未即安也故敬天者當思上天之付我者甚重而出王游衍常若天命去留之故警于其心勤民者當思下民之望我者至切而起居號令常若民生向背之機惕于其目如是而廟堂之上朝乾夕惕志氣振奮而百度用康庶幾大化翔洽純禧永錫也在昔成湯聖敬猶勒盤銘武王執競猶箴戶牖以仰窺我

皇上

敬天勤民之意效古人傳言獻規之遺敬爲箴以獻

曰

惟皇建極統御萬方凝天之命立民之綱於昭上帝其命靡忒眷顧何私歸于有德念彼黎元作之君師曰旦曰明日監在茲何以荅天尚其謹畏中懷乾惕夙興夜寐何以惠民尚恤其艱一夫不獲念切痌瘝在昔聖王昭事小心翼翼體元行健幾康自敕彼曷不恣情逸樂而稍期于宴息誠凜乎帝命之難諶在自強以合乎天則在昔聖王圖治寸陰毋玩未明求

衷心常恐晏彼曷不任心慈雖而稍就乎泮渙誠惕
乎衆志之難乎在奮精以闢乎宵旰毋謂天高天聽
至聰匪陟降于郊壇而陟降于深宮毋謂民愚民心
至公匪從違於號令而從違於
聖躬
遴賢拔俊匪曰由我之衷當思帝心之簡在期衆志
之僉同明刑敕法匪曰惟意之從當體昊蒼之慘舒
念輿情之企翕通天休洊至毋或滿盈懼感格之未孚
匪敢恃兩自禀雨暘愆期毋曰氣數恐怨咨之方深
得毋滋其儆懼洞洞屬屬汲汲皇皇毋以百事之敬

壞於一事之怠百日之勤壞於一日之荒然而天載
精深輿嶠務賾倘
睿照之或遺何以答鑒觀之有赫曷宜留心於典墳遜志
於史冊稽陰陽於圖象究先天之閫奧考庶徵於洪
範協箕畢之嗜好或博採夫前代之史書或兼取乎
謨謀之入告由是而
聖學日勵
聖志日清薰蕕雜進不能遁其形毀譽並陳不能淆吾聽
上得乎天必亦協乎民情王業日懋大猷允升鞏無

疆之寶曆萃億萬之休禎在昔朝有進善之旌亦有敢諫之鼓瞽下採乎工師亦不遺於矇瞽蓋主德之高深亦芻蕘之兼取小臣敬稽首而獻箴願

顧諟於庭戶

得一道人曰此靖獻之始本領正大與曲學阿世者不同其筆力在東西京之下却在唐宋人之上蓋其理清澈無浮艷其骨堅故無腐語其針線似由制義來却又非但知制義人能事

黃叔威曰詞意雅正源本經術具見名世風度

擬

上以漠北蕩平

允廷臣請勒石紀功廷臣

賀表

伏以

聖武震寰區虎旅奮風雷之肅

皇猷垂宇宙龍荒瞻日月之光赳桓之撻伐大張安

內必先攘外赫濯之聲靈遠暢懷德本于畏威

率土騰歡普天胥慶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

上言竊惟王者大無外六合皆在懷保之中聖世討不庭萬國共禀尊親之戴虞廷道隆揖讓而苗氏之負固必誅夏后績懋平成而防風之後期用戮密人侵阮文王興赫怒之師淮寇鶩徐周宣震鋪敦之烈蓋懲大所以字小豈以中外殊觀而拯弱必在除殘寧以遠近異視慨自王靈莫振遂至邊鄙多虞烽火常達于甘泉難恃叩關款塞歃盟竟臨乎渭水誰言雪恥除兇實憲勒銘燕然固乘機而奏績藥師生俘頡利

亦伺釁以圖功從未有奮堂堂正正之師拯一隅以安萬國樹赫赫明明之烈靖一日以奠千年如

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道叶清寧

量同覆載

垂衣五位湛恩浹于寰中

舞羽兩階太化被乎荒外固已梯航拱極圖王會

之共球動植霑仁普鴻鈞之茂育矣乃有喀爾
喀慕化效順而厄魯忒修怨憑陵
聖主體天意之好生欲同歸于在宥
皇衷化物情于大順令息鬬以相安乃蠢爾敢肆鴟
張而醜類猶矜螳臂爰
頒三令
特總六師搖光冲北戒之區妖氛銷于碧漢太白蝕
旄頭之宿劍氣朗于璇霄雲錦千羣房精吐耀
輓輸萬隊芻藁抽芒七萃扈

鑾輿豹尾拂天山之月
六飛度紫塞龍旗凌瀚海之霜於是運
睿略于九地九天震
神威于七擒七縱闕支陣礫先蕩釜底之魂日逐生
降更褫草間之魄營共速乎犄角豕突安施勢
竟等於觸藩踣窮自斃郅支傳首鳴鐃唱朱鷺
之歌大漠永清振旅入白狼之塞從此旃裘毳
帳同安衽席戴
堯天抑且赤縣神州胥慶昇平歌

帝力於是列藩上壽百爾稱觴謂宜播之聲詩兼請
銘於金石集麟臺之燕許賡六月江漢之章聚
虎觀之陸潘勒征北平淮之製穹碑揷漢借蒲
類海照耀於千秋丹篆凌雲與狼居胥聳峙於
百世臣等韜鈐未諳鉛槧徒勞慙昌黎紀實之
詞敢奮文昌之筆磨定遠勒功石思宣行本之
之威伏願
神謨廣運
文德誕敷

大配天廣配地合九有以爲家
車同軌書同文胥八荒而我闔斯振淳風於上理
鐘簴勒乾坤之頌陋七十二代麟文揭曉日以
中天竹帛紀軒昊之徽綿億萬年鳳曆矣
得一道人曰典核精切聲響鏗鏘燕然之頌淮
西之碑恐難專美於前矣

擬

上命纂修明史告成廷臣

進表

伏以

聖主愼前模藜火映花磚之彩

皇猷稽古範縹緗增芸閣之輝文獻歷久則無徵蒐羅務亟褒譏隔朝而論定筆削從公成一代之鴻編作萬年之龜鑑歡騰藝圃喜溢儒林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聖朝鑒成憲以

無德道兼資乎往代哲后覩覆車而知戒事即取於前規語陳康叔之篇指妹邦爲鑒水雅歌文王之什惕殷命以虞天新語進自陸生寬大華秦亡之轍治安陳于賈傅禮義挽羸俗之非良以前事爲後事之師故命官愼史官之職馬遷創體西京紀自蘭臺虎觀成編東都裁諸范氏文皇富於睿製東西晉遂有專書宋室愼於史臣新舊唐因而更定五代成歐陽之手繁簡之損益攸宜累朝入考亭之綱褒貶之是非始

當他若三國才推陳壽徒任私評北朝藻擅魏收竟成穢史大抵珥筆之臣失職遂致月旦之論難憑況乎勝國當金戈鐵馬之餘記注起居幾與寒灰俱燼末造罹黃巾赤眉之酷典章簡冊亦隨碧血同銷柱下之傳信無徵稗官之流行多僞苟非急于纂輯必將至于沉淪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道紹勳華

學宗洙泗
探微言於易象究河洛理數之傳
考治蹟於尚書大祖述憲章之烈固已書同文車
同軌合九有以爲家而且大臣法小臣廉統百
工而保泰矣猶
念明史未有專書愼擇分纂總裁之選朱姓良多逸
事廣搜家乘別錄之藏予奪務準於至公詳略
總期於得體由是憲章吾學之作悉上貢於麟
臺名山大政諸編皆備登於鸞掖事有志年有

表體雖循於往代紀職要傳職詳例仍出以新裁蓋明祖之開創取于羣雄受命之基獨正文皇之華除殊于內禪靖難之舉何名仁宣遞繼忠厚之培養實深英孝相承寬大之燕貽自遠舋開土木賴元老之持危痛濺萇弘之血變起宗藩幸眞儒之討叛讒同陳賈之攻奪門冒濫於復辟之朝難以功而掩罪尊號紛紜於嗣統之日宜援禮以裁情世廟初政勵精而弼輔攬權遂結忠良之舌神宗享年悠遠而倦勤積弊

遂滋叢脞之階迨穆光之承基至熹懷而殄世闒茸薰天豕手禍等於唐之南北司門戶入室操戈勢盛於宋之洛蜀黨大抵明之盛也家法邁於漢唐文物逾於晉宋加之崇儒禮士三百年之食報自長其衰也忠鯁殲於閹宦寇盜起于饑寒兼以弛備分朋十五傳之遺休遽絕凡此先朝往事謹陳

乙夜覽觀縱無增

聖學之崇深聊足備

興朝之法戒臣等識同窺豹技埒雕蟲愧五始之莫窺難擬董狐之筆恥三長之未備思成孫盛之書願附工瞽以俱陳敢侈五車之腹笥莫竭芻蕘之一得用羅二酉于名山伏願

日進無疆

乾行不息

主善爲師不徒左圖右史之迹

以人爲鑑益勵直言敢諫之風庶幾崇效天卑法地齊兩大而物阜民蕃六五帝四三王統百代

而金聲玉振矣

得一道人曰三百年宏綱大政既隱括無遺而

鐵案如山已備法戒直可作全史讀

擬

上預蠲湖南三十九年地丁錢糧欲使民沾實惠羣

臣

謝表

伏以

帝德弘敷膏雨協畢箕之好

皇仁普被陽和先翼軫之墟足國必在富民人歌樂

利損上卽以益下戶慶盈寧率土歡騰普天胥

祝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王者以

足民爲本常欲耕九以餘三聖人定惟正之供必思用一而緩二司徒有典時行錫恤之文王制有經聿修補助之政漢文詔令近古每賜復而蠲租唐宗仁義力行亦賑饑而贖子慨自賦蛇政虎之日甚遂致頭會箕斂之爾苛使者二星孰矯長孺之詔君門萬里誰繪鄭俠之圖未有深已溺己饑之思欲沛

洪恩于九有普同憂同樂之願先敷

大澤于三湘如

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化同舜日
仁洽堯天
耕織有圖洞悉民閒之疾苦
賑蠲屢詔深知物力之艱難固已家安鼓腹之風
戶樂含餔之賜矣猶
謂施仁而布政豈無一夫不獲之隱憂惟蠲租以惠
民允爲萬世不刋之令典向者迺年遍于直省

今仍沛澤始于湖南膏雨滿洞庭千里桑麻歌
夜月
恩綸宣雲夢萬家烟火頌春風杼軸不爲繭絲何恤
胼胝之勞苦車牛祇供甘旨寧愁擔負之艱辛
父老扶杖而往觀共戴
太平天子士女焚香而致祝嵩呼
有道聖人臣等撫字情殷催科政拙喜恩波之周蔀
屋無傒誦聶彝中之詩慶耕鑿之安閭閻不煩
吟石壕吏之句上體

疇咨之德意使小民之受澤惟均益揚解慍之休
風俾草野之休和有象伏願
德並乾坤
恩同覆載
合四海爲一家益虔如傷之念
統萬類爲一體同依大造之春庶幾高配天厚配
地千百世之金甌永固四三王六五帝億萬年
之玉燭常調矣

擬

上念昇平五十載

特旨蠲免各直省地方錢糧又

念文教日盛

特旨各直省鄉試廣額羣臣

謝表康熙五十年

伏以

聖恩普被八方霑雨露之膏

皇路弘開萬國慶風雲之會沛前此未有之惠盛事

末光史書羅額外不盡之才遺珠盡登天府歡
騰寰海喜溢儒林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
言竊惟禹貢以則壤爲先取民先期於恤下周
官以選造爲重制治莫急於掄才郡國類歲賜
租文帝躬行節儉賢良入朝對策孝武志在人
才諸州皆禁濫征唐制善租庸之法一榜盡賜
及第宋宗弘貢舉之科凡此皆以裕民爲足國
之常經卽以多賢爲經邦之盛典慨自征求無
藝選建多私算緡榷酤空見譏於平準斜封墨

勑徒取玷於銓衡例困三司鄭俠之繪圖何益
目迷五色劉蕡之下第誰憐未有鐲惟正之供
開千百年之曠典大闢門之路儲億萬代之人
才如
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道邁羲黃
功高姚姒
時雍風動梯航集山海之共球

久道化成奎壁燦文章於天漢固已民安物阜蚑蠓同安兩大之仁大法小廉麟鳳悉入八紘之網矣乃尤

念五十載昇平有象雖每歲常蠲百萬澤止在於一隅十五省英俊日增雖每科入貢多才額猶限於定數用沛非常之賚遂開格外之恩三載之中先後悉蠲租而務遍此科為始大小各廣額以兼收京畿蜀粵閩浙滇黔先鼓腹以懽呼而秦晉楚吳青齊兖豫亦謳歌而預慶箕尾虛

危斗牛翼軫燦光芒而炳象而房心昴畢星張井鬼亦爛熳以呈祥雞犬相安戶鮮追呼之吏駑駘共奮士欣茅茹之占從此大地皆春雖冰天雪窖瘴雨蠻烟皆成樂土連城有價凡竹箭南金琅玕翟羽共貢明堂臣等會計徒慙鑑衡抱愧爲催科寧爲撫字心竊擬於陽城願拔十尤願得五志有期於龐統伏願

堯天永覆

舜日長輝

合東西朔南同浹樂利之休頌協和之上治
統翼爲明聽皆作腹心之選賡壽考之作人庶河
清海晏飛潛動植咸歸仁壽之鄉巷舞衢歌侯
甸要荒共仰升恆之照矣

三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疏
原任翰林院編修臣陳夢雷謹
奏爲
聖主恩同天地微臣碎骨難酬謹謝
天恩併乞
賜差使稍竭犬馬報効萬一事臣蒙我
皇上再生之恩在奉天一十七載不得一望
天顏三十七年內恭聞
聖駕東巡臣踴躍懽忻于十月十六日奔迎至撫順

地方匐伏道左。蒙我

皇上天語親問臣年紀多少。清書尚記得否。又

命侍衛問臣住居何處。離城遠近。臣主何旗何名。臣

家口有無。如何度日。臣一一答

奏。外至二十日臣恭進

聖德神功恭紀七言排律一百二十韻。蒙我

皇上名至榻前

命臣展卷。奉

皇上親覽

天語褒嘉至二十一日又蒙
恩名對是夜臣隨至
御營奉
旨名臣回京二十二日臣于老邊道左叩頭謝
恩又蒙我
皇上親諭臣回奉天搬家進京臣在奉天凡四覲
天顏皆蒙我
皇上聖慈矜憫
天語溫和不啻慈父之于愛子豈獨臣舉家大小感

激涕零凡關以外讀書人士皆欣幸以爲稽古
不世之榮人人感奮共思讀書報
國臣夙夜不寧于十二月內奔馳進京初八日大
臣入
奏又蒙
皇上命包衣大僧額給臣房屋居住及飲食衣服臣
何人斯乃蒙
皇上非常之恩大小臣子稀有之遇凡有血氣心知
無不聞風感泣而臣進京已經一月未效涓埃

皇上敬陳之夫奉天爲
祖宗陵寢之地根本之邦北拒朔漠南鄰朝鮮然而生
齒人稀則此地戶口宜增農功宜廣邊防宜固
此不易之理也我
皇上於十餘載之前分遣在京八旗駐札奉天牛庄
熊岳復州等處分屯耕種無非欲增戶口廣農
功固邊防是
聖慮早已及之矣而有司奉行不能實在留意以推
廣

聖心故至今生齒尚未盡蕃田土尚未盡闢而邊備
尚有未講臣竊以爲戶口可不事招徠而自增
田疇不用勸課而自闢邊備不事張皇而自固
而且可以備荒歉可以減漕運可以固根本其
法只在特行科舉一事請得而列言之臣見前
任府尹臣董秉忠特疏凡在奉天中式者不准
復回原籍而山東撫臣佛倫題將奉錦二郡寄
籍倣省者皆解回關東此似爲增戶口起見也
然從此奉錦二郡入籍者反致寥寥何也人情

雖急功名未有甘棄祖宗墳墓者以一舉子遂永徙他鄉宜人情之不樂也況奉天中式不過附于順天一試止得三名耳額既窄而法又嚴人亦何苦輕去其鄉耶夫文人在奉天但知食粟而已無關地方之重輕今日奉天之所急者服田力穡之民非游手坐食之民也竊謂奉天發祥之地幅員數千里文教漸興宜特爲一省三年特差典試其中額不妨增四五十名立之法曰欲試童生者壯丁二名種地一百畝生員

科舉者壯丁三名種地二百畝舉人會試者壯丁四名種地三百畝舉人進士選官者壯丁五名種地四百畝不論入籍之早晚先後但壯丁已滿開墾已完即算入籍地方官不得留難州縣官即以入籍之多寡爲考成之殿最壯丁已足本人任聽在原籍居住壯丁有缺即時添補遲不得出一月不補則卽將本人解送奉天州縣代爲容隱以無爲有以少爲多者聽傍人首告州縣立行革職夫取中旣寬所費又約功名

既遂又得歸其故鄉盡天下有力之家孰不願買人占籍種地納糧者不出三五年天下無游民奉天無曠土矣夫聚天下游手游食不入冊之民皆爲奉天入冊之民則戶口之增可知舉奉天荒遠不耕之地皆爲士子功名之地則農功之廣可知而臣又謂可以備凶荒者則非但備奉天之凶荒且可備天下之凶荒也何以言之夫古人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我

國家生聚休養六十餘年天下戶口已數倍于當

日矣戶口數倍而入册不能多糧額未廣非盡有司隱匿之從實以人多益貧有斷斷不可復增之勢也夫千金之家生數子則人得百金止矣家有數頃之田生數子則人分數十畝止矣天下之財天下之地只有此數而人口日益蕃勢安得不貧安得不求食于四方有司追呼求原額且不可得安敢增其數以逼此窮民耶四十四年山東偶歉米價只及京師之半耳乃至重煩

聖慮多方賑救始得安全然有司奉行民沾實惠者
固多虛冒侵漁者亦不少盡在
聖明洞鑒之中究之山東之荒以人多錢少而荒非
有大災傷米價騰貴而荒也臣愚以爲惟行奉
天科舉之法凡遇災荒地方其流民聽人買賣
但當立法隨後有力許其贖回不得留難夫各
地方入冊當差之民類皆頗能自給不至爲人
掠賣而此游手之民不入冊于本地且有人代
爲納糧于奉天亦何苦而必禁之耶而且立法

使日後得贖則彼無父母妻子之戀者甘心老于奉天有祖宗墳墓之思者終歸於故土而當其無食無衣之時有人爲之具車牛有人爲之置房屋不過借其力以耕奉天之地去者必多而此荒歉地方人口漸少則米價亦平救荒之策又孰過於此耶至於漕運之減臣之愚見固不在減漕米于南而實欲厚積貯于北夫前代自北魏以及遼金皆以北方之地養北方之民而有餘非仰食于江左者也明創業於江南成

祖以江南爲根本內地身自遷都於燕以備西
北始設漕運糧船至我
國家則根本在奉天矣今以京師千萬衆待食東
南而全恃此一綫之漕安可不急議變通乎十
三年耿逆之變逆黨有說耿鄭二逆合謀分師
北向斷絕漕運者臣爲此寢食不寧冒死設謀
離其交而破其策天佑
國家耿鄭自相攻擊逆策不行今每回憶此事猶
可寒心今幸四海晏寧邊烽無警矣正宜乘此

恃大興西北之水利備數十年之積貯漸減漕運使天下驍雄之輩知我不盡仰食于東南萬世久安之策也夫秦積粟于敖倉隋積粟於洛口非無備也而適以資敵非其地故也今奉天

國家根本之地眞天下富强之區矣而所謂積貯者曾幾何耶縱有倉之設而名存實去典守者以爲肥家之資遣官稽察亦不過增嚇詐之具此賈誼所稱可爲長太息者也且夫奉天寒於內地窖粟不發可二十年不壞且地多小河易

興水利若如近日鎭臣藍理之法稼之奉錦二郡太疏溝洫皆爲秔稻之鄉積穀既多傍山作窖敖倉洛口在我堂奥之中當此萬國昇平之日計孰有大于此者乎至于邊防之事臣書生本不應冒昧妄言我
皇上聖明諒臣愚誠一心爲
國非爲誇大好名起見
赦其狂妄之罪則臣試妄言之夫四十八家之衆我

皇上威德柔懷固宜萬年向化永作藩臣矣然自古
立國守險雖在內地亦不可無今廣寧以東開
元黃龍岡一帶不過平坡柳條作邊無藩籬之
限也聞十四年察哈喇之變奉天兵民多竄入
山中而噶爾旦跳梁之時邊外皆耽耽虎視奉
天將帥亦徬徨于守禦蓋無山河之阻又無城
堡可依宜其相顧無策也夫秦築長城歛怨天
下後世猶謂得藉其力臣謂秦之計固已左矣
何也立國固宜設險而守險在人無人則百仞

空城懦夫可越若民有固心加以重兵駐札則平原之地掘濠立柵亦可屯營自固豈必皆待長城耶夫以今日之柳條邊一望曠然數百里而倉卒出一軍以爲防知何處爲宜屯宜守之地然當此中外晏寧之時無故于條邊設屯安戍又恐張皇不靜徒驚擾中外之心臣以爲管仲相齊寄軍令于內政之中則今日開科舉之法又兼可爲防邊之計何也今日八旗人丁亦已增數倍矣一甲出則羣起而爭非有力者不

可得而無識之士猶且輕言兵貧而請賞兵夫使兵果貧則避之且不暇爭此甲何爲者耶蓋今日八旗之貧以生齒日增而俸餉不足以供非我

國家養兵之薄也夫養兵之典已極其優而生齒之增昇平盛事又不得不爲之計與其聚于輦轂而使之貧不如使之充實于根本發祥之邦而使有士飽馬騰之實臣以爲天下之水土莫强于奉天風俗之淳莫過于奉天而物力之賤

生計之易亦莫過于奉天京師八旗子弟生而膏粱漸近脆弱而五方雜處之地習俗豪奢物力騰貴草料養馬既難則人憚於騎射豪奢成風則勢不能儉樸五方之民匪類勾引苟不讀書則唯有飲博歌彈裘馬徵逐而已今立之法曰八旗官兵願向柳條邊一帶蓋房屋住居者其子弟即聽在奉天鄉試所蓋房屋皆令南向不許兩層只許自西而東一帶毗連雖多至百餘間不禁房屋之後一帶開壕其土悉堆南岸

其上雜種榆柳房屋廣若干丈屋後之壕亦掘若干丈每歲挑濬奉天將軍不時督察之如奉天入籍之民已多無地可種者聽其代在京窮披甲蓋屋若干間掘壕若干丈即准入奉天鄉試如此則旗下有力之家皆自多掘濠蓋屋租賣漢人以取利漢人有力之家爭求旗下窮披甲情願代爲蓋屋掘濠以入籍合天下急於功名之輩向奔競於包攬捐納之門者一旦盡改而奔競於窮披甲之家八旗固不待賞而已富

矣如此不出三五年自山海直抵烏喇一帶鷄犬相聞民居稠密十里五里設橋壕上以通往來即設柵啓閉置將領巡防之察其帶買違禁貨物如硝磺之類皆嚴加稽察之八旗子弟食奉天之水土則筋力强習奉天純樸騎射之風則兵威壯習見嘗古往來知其勇怯無畏懼之心倘有蠢動人人知設衛自固但于壕北置敵木柵鹿角堤上安列砲臺弩矢隱然有金湯之勢大軍屯札東西相其緩急而策應之十年之

後提增愈高溝掘逾深榆柳成陰一望叢翳不事長城而險已可恃此在今日太平之日行之使人不知其所以然而實則萬世不拔之基已肇于此也夫開例捐納一事利歸無賴者十之三歸不肖有司者十之五

國家止得十之二耳乃至使仕途叢雜高蹈之士不以爵祿爲榮刁悍之民不以府縣爲尊南方間有州縣下鄉至爲鄉民所辱伏地行杖脫衣受責督撫不敢叅報但令官民和息以寢其事

夫漸不可長而弊有由來不過謂此非科甲出身與我等無異遂放恣至此耳今盡杜捐納之門使悉歸奉天之科甲如應試多人則漸增其額使同于順天併免其試卷磨勘故寬其途以引進之雖所取人才不必盡優而較之雲貴廣西亦不至大相懸絕彼出身既從科甲亦知自重其身而不識一丁面牆之輩不得參預其間則仕路皆知廉恥且開例只行一時此法既立丁糧田賦每歲漸增可至數十萬之額又何事

頻頻開例以飽天下奸貪之輩而啓其僥倖之心耶而更不止此者從來各省每遇科舉之年省城百貨聚集小民生計亦倍饒足今此法一行則雖科歲小考皆有各省入籍之人駢集接踵將來百貨並輸陸道則車牛絡繹而京東永平一帶無貧民海道則帆檣相接而金州牛庄等處皆樂土奉天山多藥草水饒蜃蛤貨之棄于地者尚多將來人多則皆知採取棄有貴重得價之物四方捆載而來終皆買方物而去則

天下之貨皆聚于奉天天下之銀皆留于奉天
根本充實當不減江南財賦之地是一法行而
無窮之利備焉然而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生財
之議何必顯見于史書邊防之計不必盡宣于
中外惟我
皇上聖心獨斷但從廣文敎起見
特旨行之若九卿會議彼既不悉奉天之情形亦孰
為
國家計久遠草率了事亦可惜耳書早明科第備

嘗顛沛非惟不敢妄兾功名併不敢思以語言文字博名于後世所希者不過山林泉石得遂飡霞服氣之事庶幾稍永其年今蒙我
皇上非常之恩
皇子貝勒撫恤之仁既不敢竟言遠去則亦不過隨衆走趨老死而止耳永年之願不遂徒死又終無一可以上報
國家死不瞑目是用竭其一得之愚不揣狂瞽冒昧陳言伏惟

睿鑒採擇一二倘于
國家有裨萬一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得一道人曰蘇張縱橫張皇形勢兆錯兵事指
陳利害至于下手作用實在功效未有剴切
酣暢至此者胷中聚米爲山已非一日一旦
抵掌言之浩氣如虹奇思泉湧汪洋洄洴倒
海排山正恐賈傅治安諸策宣公奏議不能
專美於前乃竟未得上達眞令人拊膺長嘆
也

擬陳防海事宜疏 甲申仲春

為海寇之形勢已張。

南巡之兵衛宜備謹密陳海濱大弊數條。請

特旨嚴禁以靖地方事。臣蒙我

皇上高天厚地之恩常思粉身碎骨難報萬一。三十

九年五月內奉

旨在

皇三子府中行走。臣唯有矢心報效。朝夕勤慎寧

敢分外妄言以干罪戾但事有上關

乘輿警蹕下關數省地方安危雖未見有中外奏章而臣確有所聞若忍心默默則罪當萬死是以不避斧鉞敬爲我

皇上陳之臣向在奉天聞各處設立海關聽洋船出海常恐行之日久而船隻往來貨物充牣或開奸雄覬覦之心未必不爲緣海地方隱憂驟禁之則柁工水手數萬人衣食無資又恐成嘯聚之勢及蒙

恩名回京每向同鄉來京之人訪問聞海邊魚船三

五相聚潛行刼掠矣舊歲魚船與洋船大小不敵常以數魚船共趕一洋船彼此相殺矣今歲之春則聞海寇己有大船五六十隻洋舡至浙江柘浦地方有舡六隻皆被刼掠省城官姓齊姓客人皆被殺害矣今歲又聞海寇豎旗招人下海每遇洋舡銀則盡取去貨物則每舡只抽稅三兩五兩不一矣而最有無忌憚者賊舡中

宣言專等

聖駕南巡作大生意等語伏惟我

皇上至仁同于天地神武震于雷霆何物幺麼敢行

猖獗然竊聞向來

南巡兵衛甚簡臣雖至愚至賤然爲臣子聞此等

言不以告之

君父則萬萬無此理況蘇州松江太倉及寧波台州

諸府距海不過一二百里賊舡一到便可登岸

南方街巷狹窄弓馬難施而賊舡鳥鎗滾被藤

牌皆其長技不可不預加防備則外之海防宜

飭內之兵衛宜嚴我

皇上自有睿裁而愚賤惓惓不能自已者也至若海濱大獘數條地方官漫無禁防并未聞其入告養癰貽患日且益深謹列款開于後

一紅毛之貿易搬銀宜急禁也向來紅毛不聽貿易蓋海邊港道不欲令其熟悉恐不時侵軼難防也今縱其深入已不可矣又聞其只以貨物賣于內地每隻舡來得銀數十萬以去夫內地之銀只有此數我國家數十年來休養生息戶口人丁數倍于前人

日多而銀日少頗

皇上連歲蠲免數百萬之錢糧始足以甦民困今乃取中國有限之銀歲買紅毛無益之貨此不可之大者也聞之日本多產金銀然因中國洋船搬運其銀太多彼國中遂只給貨相換不肯發銀乃封疆之臣從不計及此臣愚以爲紅毛貿易一時固難禁止請嚴飭海邊地方此後紅毛船到港口灣泊只許以器物互相對換不許吾民以銀買物旣可留內地之

銀而來船無利來者漸少而日後紅毛亦無由直入內地庶可嚴固海防此萬萬難緩者也

一海邊之賣船宜急禁也海寇近日聚衆已多而大舡尚少聞內地奸民自己造舡用銀三百兩一開出港海寇用七八百兩買之數日之間便得大利何人不願賣舡而海關只查其稅及無舡入港則託言風濤打破無處查問此弊若不早禁則海寇得船甚易將來之

勢大張此亦不可緩者也

一、油麻樱鐵之出海宜嚴也賣舡既禁海寇必自造船而油麻樱鐵必取之內地奸民必以此爲利至于防汛之兵亦借此爲利者多此必須封疆大臣密查嚴究懲一戒百若但出示虛文禁止則止能禁小民不能禁官兵此弊終不能絕也

一、柁工水手之逃走宜急防也海舡一隻柁工水手約近百人浙江福建廣東三省閩海舡

將及千隻。則此輩已有數萬人矣。洋船每覓一舵工皆費百金。一水手亦得數十金。是通洋則此輩之利不少。今通洋雖未禁。而洋船被刼者多。富人通洋者漸少。此輩衣食無資。而海中之利已熟。勢必盡逃下海矣。向來鄭氏海中來往。不過閩浙等處港門有人熟悉。至他處則不能。今船直抵山東之登萊及奉天之金州牛庄等處。根本之地。皆爲此輩所窺。且海賊既已豎旗招人。奉天所發三藩之

衆强盜免死之徒八旗逃走刨參之屬萬一
爲其所招將來之患豈可勝道臣請密
勅閩浙廣東封疆大臣將柁工水手查取家口親戚
鄰佑保結其無保結者即配入官兵船隻然
此事必須地方官實心任事善爲區處若徒
聽胥吏留難需索則一番清查徒滋一番擾
累或反激之下海此又不可不慮者也臣生
長海濱大受海寇之累在今日言之似乎太
迂切恐日久養癰將來勞師費財不少故激

切冒昧上

聞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睿鑒密勅地方官施行

得一道人日語語碩畫可惜言之不果將來之

憂豈可勝道

松鶴老人曰擬疏時寇勢甚張有

旨令大臣巡海寇分爲二一往安南一往琉球皆爲

所殲大臣得以報

命此疏遂不果上而紅毛一事竟未得達

天聽至今不無餘恨

四十四年五月疏

爲撫臣虐民欺

天罪不容誅孤臣沉寃未白讎不共戴謹冒死呼

天乞

賜對質殛奸誅僞以儆貪殘以伸

國法事竊惟人臣遇有常變而立心斷不容欺治

獄罪有重輕而入

告斷不容僞從未有遺變而望風從逆反正而飾

罪攘功恃

寵而殃民黷貨護奸而指死爲生如直隷巡撫李光
地之甚者也臣與李光地於康熙十二年內同
以翰林院編修告假回家十三年慘遭耿逆之
變臣不幸與逆賊同城父母被拘脫逃無路因
潛結逆賊所聘江南布衣楊文言爲內應方思
密疏迎請大兵入勦不意李光地乃自泉州五
百里外方巾大袖投見耿逆求官臣忿恨奪巾
擲地大罵猶未悔悟且謂我
國家必無恢復之日臣因引楊文言與相見再三

勸諭始定密疏臣從中離散逆黨探聽虛實藉
李光地在外從山路通信軍前臣此時冒萬死
一生離海寇使互相攻擊搆釁繼美使從中內
潰結一二逆帥在杉關爲內應請大兵乘虛直
下詎意李光地猶懷觀望挨延半載始肯遣人
則盡易臣疏削去臣名大兵入境猶假意歸功
於臣具呈寧海將軍及總督巡撫備述同謀請
兵之事毫無隱諱而背地遣人四面佈陷下石
臣遂墜其術中及李光地補學士聞臣已被逆

黨誣告遂賴前言朦朧代具一疏以塞衆人之

口而臣從前一切離散逆黨密圖内應及同謀

請兵之事一語不及至

親王會審之日臣大駡逆黨諸原告皆伏地不敢

出聲臣又將一切密謀報

國實蹟具呈

親王請名李光地質問

親王口嘆臣寃及定案則仍入臣死罪幸蒙

聖恩高厚

特旨免死爲奴今日重得呼
天賞我
皇上之賜也乃我
皇上日月之明無微不照臣所未白之隱亦沐
鑒憐
玉輦東巡之日
特賜囘京令侍
皇三子讀書此時刻骨啣
恩不知所以爲報而我

皇上又念李光地從前請兵之功已顯而罪則未形

特簡巡撫我

皇上委曲憐才保全臣子一至於此凡有血氣心知皆爲感泣使李光地從此洗滌肺腑潔己愛民以報

聖恩臣無奈亦當引命自安吞聲結舌以上慰

聖懷不意李光地勉強假淸歲餘漸改操守及

恩寵隆重則遂無忌憚大肆奸貪取財偏巧只求貂鼠人參行賄最工專用調繁委署包天大膽謬

作恭謹之形藏行辱人假標道學之跡案件沉
擱累年災傷總付度外使死者囹圄暴骨生者
產業拋荒朝野共嫉神人公憤其惡蹟難以枚
舉目前有虐民欺
天衆目難揜者如四十二年冬
聖駕西巡有魏縣士民保留知縣林元燾一案李光
地發與保定知府羅綸於四十三年三四五數
月之內嚴刑濫夾前後死者十人李光地巳經
行牌詰責改發大名道府會審途間又斃兩人

夫羅綸乃李光地同城知府貪殘至此豈得委爲不知而貪得重賂巧爲彌縫勒逼道府換供換卷此番上疏只報六人將已死經年一名張仕俊作活人問徒將已死張子忠楊文周靳香李來奇連光錫等五人作活人釋放伏惟我

皇上如天好生事關人命苟有一線之路令法司再三會議乃李光地以無一死罪之案杖死十二人而不問我

皇上天地父母之仁赦臣子之前愆略臣子之隱過

無非望其以實心報
國乃李光地敢於日月照臨之下三五百里之中
率領道府州縣共爲奸欺以死爲生見於章奏
使吏役驚駭士民傳笑而不顧利令智昏天奪
其魄行同狗彘大負
聖慈臣不能與此賊並立于天地間矣伏乞我
皇上乾斷勅李光地將張仕俊等六人解到京師則
其奸欺畢露即或假名頂替尚有死人家口可
問更有四夾棍殘廢未死兩人陳浩郭憲章可

鞫魑魅伎倆斷無所逃至臣當年勸回李光地
之事現有李光地親筆贈詩可據有江南布衣
楊文言可問李光地具呈寧海將軍一節現有
諭旨覺羅滿保可問
輦轂至近李光地敢肆奸欺至此況臣當年阻隔之時
促膝密謀之事雖有萬苦千辛苦心熱血何由
自白飲恨吞聲幾三十載今臣明知臣光地線
索通天廣植黨援賄賂四通不難致臣於死已
拚一腔心血投命于我

皇上之前但乞准臣對質一番眞僞立分忠奸自判。一語若虛情甘寸斬倘此心得雪雖治臣以越分妄言之罪亦甘受斧鉞瞑目而不悔矣緣係剖白心迹事理字多逾格貼黃難盡伏惟
皇上睿鑒俯賜全覽施行。
入寮以來吞聲數載此實辨免之一機也而吾
王素性愼重再三遲廻必不容上達且慮臣以過剛取禍防範備至伏思犬馬之軀涓埃未報何敢以私事重我

王憂仍復結舌從此奸人益肆洗雪無期矣豈天

未悔禍將俾大肆其毒耶抑盈其貫以俟時也

存此疏以誌恨云 夢雷謹識

告假疏

爲

聖恩高厚難報。子道一日未伸。謹冒懇

聖慈暫賜假囘數月省墓。願得終身報効事。臣不幸

爲耿逆餘黨誣告諸王大臣定臣死罪蒙我

皇上特全其生發往奉天及

聖駕東巡洞鑒臣冤。

特召至御榻前。

親賜垂問遂准囘京師。使侍

皇三子貝勒左右得以仰瞻

宮闕八年之內蒙

特恩三賜

御書及對聯又

賜御製詩集非常寵榮逾分逾等雖生生世世粉骨

碎身難以仰酬

高厚何敢遽以私情冒昧上瀆獨是臣自奉

旨侍

皇子貝勒以來蒙

貝勒慈恩撫恤備至每遇臣病尤加意憐憫欲臣

保惜身體而臣致病之由實緣有刻刻痛心刻

刻刺骨之隱不敢不冒死哀鳴于我

皇上之前痛臣自康熙十八年進京在刑部聽審時

臣母在籍病故發遣奉天後臣父在籍身亡臣

有父母而生皆不能奉養病皆未侍湯藥歿皆

未親殮合葬皆未得臨穴慟哭猶偃仰偷生于

世何以爲人向在奉天身爲罪人烏鳥私情何

敢上達

天聽今蒙
聖恩寵榮至此竟不一念及父母則與禽獸何異何
顏侍立
皇子之傍臣今年五十有六離家已二十八載每逢歲時祭祀南望椎心泣血輒至昏暈今年已老傷心慟哭一次則臥病經旬誠恐一旦塡溝壑則終身不知父母墳墓所在重爲
聖世之大罪人向以進京涓埃未報不敢遽及私情而臣本資性庸下加以日夜痛心之故凡事多

至昏忘雖讀書五十餘年閱歷不止萬卷而十
不能舉其一二深恐上負
皇子貝勒使令是用竭力于數年之內皆自黎明
以至三鼓手目不停將家中所有書籍萬餘卷
自上古至元明皆按代編次共分類爲六千餘
約計可及三千六百餘卷臣以獨力檢點所抄
寫之人字畫粗率未及校正舛誤之字尚多然
此書規模大略已定先將凡例目錄謄寫進呈
皇子貝勒其中或存或删或分或合俟

貝勒裁定之後聚集多人細加讎校謄淸進呈
御覽得蒙我
皇上指示方可成書而臣數載之中亦已精力俱竭
耳目俱昏非稍休息則元氣不能自支是用瀝
血冒懇我
皇上弘慈乞暫
賜臣囘鄉往返不過七八个月使得在父母墳墓
哭奠一番併將心跡大白及蒙
聖恩高厚前後受

賜寵榮告之墳墓使臣父母九泉之下頂戴合家大小老幼長祝
聖壽萬年臣父平日以忠敎子者終獲意外之榮微臣一飯不忘
君者雖蒙誣謗終有見
天之日從此萬願俱足益得保養微軀或者更加強健益得專心効力捐糜頂踵圖報
聖恩于無旣矣
此疏修於丙戌之秋再三哀懇吾

王未蒙

賜允竟未得達

天聽從此遂患心痛之疾 夢雷 謹識

四十八年二月請假疏

爲

聖恩高厚難報于道一印未酬謹援

恩詔抱骨還鄉之例懇乞

賜暫假生回故鄉省墓即來京竭力報効事臣不幸

爲耿逆餘黨誣告諸王大臣定爲死罪蒙我

皇上特恩發往奉天及

聖駕東巡又念臣寃准回京師令侍

皇三子貝勒左右屢蒙

特恩三賜

御書及對聯又

賜御製詩集

寵榮逾等雖生生世世粉骨碎身難報

聖恩萬一寧敢以烏鳥私情上瀆獨是臣當年身羈

刑部之時臣母在籍身故及發遣奉天之後臣

父在籍病亡臣生俱不及奉養死俱未視殮含

而臣弟幼弱又值家難父母草草葬埋俱未得

所今蒙

聖恩寵榮至此竟不一念及父母墳墓則與禽獸無
異何顏侍立
皇子之傍伏讀
恩詔有流人身故妻子許抱骨還鄉之例今臣幸蒙
恩生還京師謹援此例懇乞
聖恩准暫囘故鄉一視父母墳墓哭奠一番使父母
九泉之下同戴
聖恩高厚仍卽星夜囘京卽一息餘年尤思圖報
聖恩于無旣矣

四十九年請假疏

爲遵

旨暫假回籍省墓。即來京竭力報效事。臣蒙我

皇上高天厚地之恩。粉骨碎身。無以爲報、何敢復顧

身家。獨痛臣前于康熙十九年內羈禁刑部之

時臣母在籍病故。康熙二十二年發遣奉天之

後臣父在籍身亡。草草葬埋。至今未得望墳墓

哭奠一番。日夜痛心泣血。伏讀從前

恩詔。皆有發遣人犯身故。許妻子抱骨還鄉之例。臣

蒙
特恩生回京師謫援此例于康熙四十八年二月內
求
皇三子誠親王代
奏暫假回籍省墓奉
旨明年啓
奏欽此伏念臣離家已三十餘年今年已六十歲
在
皇三子誠親王門下効力已十二年蒙我

皇上格外殊恩前後三
賜御書對聯及
御製詩集迨分顯榮非犬馬微軀所能仰報萬一至
衣食醫藥居處無一不蒙
皇三子誠親王賞賜實亦不忍旦夕暫離左右但
以父母墳墓大事幸及未填溝壑求
暫假回家省視哭奠一番往返不過五六個月則
萬願俱畢此後未死之餘年無一刻非報
恩之日臣心實迫切謹遵

旨再具疏求

皇三子誠親王代

奏伏惟我

皇上以孝治天下乞

准臣暫回數月即來京圖報子子孫孫生生世世

啣結于無旣矣